

世界文学丛书

世界 小小说拾萃

SHIJIE XIAOXIAOSHUO
SHICUI

李超◎主编



AR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002805

世界 小小说拾萃

SHIJIE XIAOXIAOSHUO
SHICUI

李超C主编



AR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世界小小说拾萃 / 李超主编. —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2. 2

(时代馆书系·精品文学书系)

ISBN 978-7-5396-3331-2

I. ①世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
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16700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刘姗姗

装帧设计: 三棵树 文艺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3533889

印 制: 北京富达印刷厂 电话: (010) 89581565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10 字数: 180 千字

版次: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6.9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前言

微型小说，又名小小说、袖珍小说等。过去它作为短篇小说的一个品种而存在，后来的发展使它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，其性质被界定为“介于边缘短篇小说和散文之间的一种边缘性的现代新兴文学体裁”。

“微型小说”这个名词源于美国。美国作家欧·亨利是微型小说的创始人。微型小说具有立意新颖、情节严谨、结局新奇三个特点，即在规定的字数以内，要概括出普通小说应具有的一切。

微型小说的基本特征，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，但它篇幅短，文字少，情节简短，手法明快，而且灵活多变，反映社会生活敏锐而及时，信息量多而快。它将小说与社会、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拉得很近，这种艺术便产生了一种崭新的、旺盛的、持久的生命力，因而也最独立。

微型小说的艺术手法很重要，不用高超的艺术手法，想要写出脍炙人口的微型小说简直是不可能的。一篇好的微型小说要富有哲理性。它要求作家具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和洞察能力，不放过任何一种能反映日常生活的精彩瞬间，还要求作家能及时捕捉住自己头脑中稍纵即逝的灵感。

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微型小说中精选了100多篇脍炙人口的名家之作。因入选作品的作者大都知名度很高，因篇幅所限，故免去了对作者生平简历的介绍，望读者谅解。

由于编者的学识和水平有限，本书在编辑过程中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，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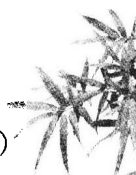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女巫的面包	[美国] 欧·亨利 (1)
古堡的秘密	[美国] 凯瑟琳·邓拉 (4)
在柏林	[美国] 奥莱尔 (6)
夜归人	[美国] 爱伦·坡 (7)
镇上最漂亮的女孩	[美国] 泰勒·温斯路 (9)
父亲没有赴约	[美国] 罗伯特·诺格斯 (12)
上 钩	[美国] G. 亚历山大 (14)
桥孔下的绳索	[美国] 詹姆士·阿诺德 (16)
春天的投资	[美国] 帕翠苗·沙利文 (18)
父亲和儿子	[美国] 鲍布·格林 (20)
一双靴子	[美国] 查 辛 (21)
多疑症	[美国] 埃德·华莱斯 (23)
伏天的罪孽	[美国] L. 海沃德 (25)
谢谢养育之恩	[美国] 乔治·马斯特斯 (27)
最近的一天	[哥伦比亚] 加·马尔克斯 (29)
我的那只狗	[澳大利亚] 亨利·劳森 (32)
情书风波	[墨西哥] 亚·内尔沃 (34)
父母心	[日本] 川端康成 (35)
乞丐世界	[日本] 御园彻 (37)
美丽的邻居	[印度] 泰戈尔 (38)
列车上遇到的姑娘	[印度] 拉·邦德 (40)





- 苏密姐 [斯里兰卡] 西里瓦尔德纳 (42)
- 小杜果 [土耳其] 苏·得尔威希 (45)
- 奇妙的礼物 [英国] 富·奥斯勒 (47)
- 选 择 [英国] 罗·克·库克 (49)
- 小托布拉 [英国] 罗·吉卜林 (52)
- 敞开着的窗户 [英国] 萨 基 (54)
- 祖父的表 [英国] 斯·巴斯托 (57)
- 黑勾利斯 [英国] 乔 叟 (60)
- 素 材 [英国] 威·毛姆 (61)
- 花 朵 [英国] 凯·曼斯菲尔德 (64)
- 小 马 [英国] 史·沃克 (67)
- 鬼魂、少女和黄金 [英国] 艾·钱伯斯 (70)
- 大公无私的判决 [英国] 帕 克 (74)
- 魔 盒 [英国] 大·洛契弗特 (75)
- 韩米顿的烦恼 [英国] 拉·鲍威尔 (78)
- 三十万法郎 [法国] 都 德 (81)
- “诺曼底号”遇难记 [法国] 雨 果 (84)
- 出乎意料的结局 [法国] 阿尔贝·阿科芒 (87)
- 狗 [法国] 科勒特 (89)
- 科尔内柳斯·贝格的悲哀 [法国] 玛·尤瑟纳 (92)
- 勃鲁阿戴总统 [法国] 吉·塞斯勃隆 (94)
- 模特儿 [法国] 罗布·格里耶 (97)
- 彩 票 [德国] 沃尔夫·冈哈尔姆 (98)
- 在桥头 [德国] 亨·伯尔 (99)
- 弗利克斯回来了 [德国] 艾·凯斯特纳 (101)
- 写给姐姐的情书 [德国] 冈·施潘 (103)
- 小儿子 [德国] 埃迪特·施密茨 (105)
- 上班诀窍 [德国] 路·席波赖特 (107)
- 两条路 [德国] 里克特 (109)



一个橱的移交	[德国] 约·雷丁 (110)
诚实致富记	[荷兰] 埃·赞特涅夫 (113)
玛 莎	[俄国] 屠格涅夫 (116)
妹 妹	[前苏联] 伊·涅亚钦科 (117)
祖 母	[丹麦] 安徒生 (119)
一个爱情故事	[瑞士] 克·卡文 (120)
斯佩林太太的闲聊——邪恶的富人	[瑞士] 索·德洛辛 (122)
俄勒冈州火山爆发	[瑞士] 瓦·弗洛特 (122)
一杯咖啡	[瑞士] 魏格曼 (124)
疑 病	[瑞士] 弗·德布卢埃 (126)
骑桶者	[奥地利] 卡夫卡 (127)
系于一发	[奥地利] 施普林根·施密特 (129)
老人们	[奥地利] 莱·马·里尔克 (131)
手 表	[比利时] 尚·戈西尼 (133)
花园余影	[比利时] 久·科塔扎 (136)
劳动者	[西班牙] 阿索林 (138)
彩 票	[西班牙] 加斯基尔 (140)
堂·纳尔西索的上衣	[西班牙] 何塞·塞拉 (143)
母亲的勋绩	[西班牙] 焦·狄森塔 (145)
轻信带来的烦恼	[西班牙] 比德佩 (148)
金翅雀	[葡萄牙] 米·托尔加 (149)
一个老人的问题	[埃及] 穆·阿里 (151)



女巫的面包

[美国] 欧·亨利

玛莎·米查姆小姐是街角那家小面包店的老板娘（那种店铺门口有三级台阶，你推门进去时，门上的小铃就会丁零零响起来）。

玛莎小姐今年四十岁了，她有两千元的银行存款、两枚假牙和一颗多情的心。结过婚的女人真不少，但同玛莎小姐一比，她们的条件可差得多啦。

有一个顾客每星期来两三次，玛莎小姐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。他是个中年人，戴眼镜，棕色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的。

他说英语时带着很浓的德国口音。他的衣服有的地方破了，经过织补，有的地方皱得不成样子。但他的外表仍旧很整齐，礼貌又十分周全。

这个顾客老是买两个陈面包。新鲜面包是五分钱一个，陈面包五分钱却可以买两个。除了陈面包以外，他从没有买过别的东西。

有一次，玛莎小姐注意到他手指上有一块红褐色的污迹。她立刻断定这位顾客是艺术家，并且非常穷困。毫无疑问，他准是住阁楼的人物，他在那里画画，啃啃面包，呆想着玛莎小姐面包店里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。

玛莎小姐坐下来吃肉排、面包卷、果酱和喝红茶的时候，常常会好端端地叹起气来，希望那个斯文的艺术家能够分享她做的美味的饭菜，不必待在阁楼里啃硬面包。玛莎小姐的心，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，是多情的。

为了证实她对这个顾客的职业猜测得是否正确，她把以前买来的一幅画从房间里搬到外面，搁在柜台后面的架子上。

那是一幅威尼斯风景。一座壮丽的大理石宫殿（画上这样标明）矗立在画面的前景——或者不如说，前面的水景上。此外，还有几条小平底船（船上有位太太把手伸到水里，带出了一道痕迹），有云彩、苍穹和许多明暗烘托的笔触。艺术家是不可能不注意到的。



两天后，那个顾客来了。

“两个陈面包，劳驾。”

“夫人，你这幅画不坏。”她用纸把面包包起来的时候，顾客说道。

“是吗？”玛莎小姐说，她看自己的计谋得逞了，便大为高兴，“我最爱好艺术和——”不，这么早就说“艺术家”是不妥的，“和绘画。”她改口说，“你认为这幅画不坏吗？”

“宫殿，”顾客说，“画得不太好。透视法用得不真实。再见，夫人。”

他拿起面包，欠了欠身，匆匆走了。

是啊，他准是个艺术家。玛莎小姐把画搬回房间里。

他眼镜后面的目光是多么温柔和善啊！他的前额有多么宽阔！一眼就可以判断透视法——却靠陈面包过活！不过天才在成名之前，往往要经过一番奋斗。

假如天才有两千元银行存款、一家面包店和一颗多情的心作为后盾，艺术和透视法将能达到多么辉煌的成就啊！但这只是白日梦罢了，玛莎小姐。

最近一个时期，他来的时候往往隔着货柜聊一会儿。他似乎渴望着和玛莎小姐愉快地谈话。

他一直买陈面包，从没有买过蛋糕、馅饼，或是她店里的可口甜茶点。

她觉得他仿佛瘦了一点，精神也有点颓唐。她很愿在他买的寒酸的食物里加上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只是鼓不起勇气来。她不敢冒失。她了解艺术家高傲的心理。

玛莎小姐在店堂里的时候，穿起那件蓝点子的绸背心来了。她在后房熬了一种神秘的榅桲子和硼砂的混合物——有许多人用这种汁水美容。

一天，那个顾客又像平时那样来了，把五分镍币往柜台上一搁，买他的陈面包。玛莎小姐去拿面包的当儿，外面响起一阵嘈杂的喇叭声和警钟声，一辆救火车隆隆驶过。

顾客跑到门口去张望，遇到这种情况，谁都会这样做的。玛莎小姐突然灵机一动，抓住了这个机会。

柜台后面最低的一格架子里放着一磅新鲜的黄油，送牛奶的人拿来还不到十分钟。玛莎小姐用切面包的刀子把两个陈面包都拉了一条深深的口子，各塞进一大片黄油，再把面包按紧。



顾客再进来时，她已经把面包用纸包好了。

他们分外愉快地扯了几句。顾客走了，玛莎小姐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，可是心里不免有点着慌。

她是不是太大了呢？他会不高兴吗？绝对不会的。食物并不代表语言，黄油也不象征有失闺秀身份的冒失行为。

那天，她的心思老是在这件事上打转。她揣摩着他发现这场小骗局时的情景。

他会放下画笔和调色板。画架上支着他正在画的图画，那幅画的透视法一定是无可指责的。

他会拿起干面包和清水当午饭。他会切开一个面包——啊！

想到这里，玛莎小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。他吃面包的时候，会不会想到那只把黄油塞在里面的手呢？他会不会……

前门上的铃铛恼人地响了，有人闹闹嚷嚷地走进来。

玛莎小姐赶到店堂里去。那儿有两个男人，一个是叼着烟斗的年轻人——她以前从没见过，另一个就是她的艺术家。

他的脸涨得通红，帽子推到后脑勺上，头发被揉得乱蓬蓬的。他握紧拳头，狠狠地朝玛莎小姐摇晃。竟然向玛莎小姐摇晃！

“Dummkopf！（笨蛋！）”他拉开嗓子嚷道，接着又喊了一声“Tausendonfer（千雷轰顶的）”，或者类似的德国话。

年轻的那个竭力想把他拖开。

“我不走。”他怒气冲冲地说，“我非跟她讲个明白不可。”

“你把我给毁了。”他嚷道，他的蓝眼睛几乎要在镜片后面闪出火来，“我对你说吧，你是只讨厌的老猫！”

玛莎小姐虚弱无力地倚在货架上，一手按着那件蓝点子的绸背心。年轻人抓住同伴的衣领。

“走吧。”他说，“你也骂够啦。”他把那个暴跳如雷的人拖到门外，自己又回来了。

“夫人，我认为应当把这场吵闹的原因告诉给你。”他说，“那个姓布卢姆伯格的，他是建筑图样设计师。我和他在一个事务所里工作。

“他在绘制一份新市政厅的平面图，辛辛苦苦地干了三个月，准备参加有奖竞赛，他昨天刚上完墨。你明白，制图员总是先用铅笔打底稿的，上



好墨之后，就用陈面包屑擦去铅笔印。陈面包比擦字橡皮好得多。

“布卢姆伯格一向在你这里买面包。嗯，今天……嗯，你明白，夫人，里面的黄油可不……嗯，布卢姆伯格的图样成了废纸，只能裁开来包三明治了。”

玛莎小姐走进后房。她脱下蓝点子的绸背心，换上那件穿旧了的棕色的哗叽衣服。接着，她把楦棒子和硼砂煎汁倒进窗外的垃圾箱里。



古堡的秘密

[美国] 凯瑟琳·邓拉

前不久的一个晚上，我对几个朋友谈起了我很久以前读过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的题目叫什么、作者是谁，没有人能说得清楚。这是一个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——

法国北部的中央有个叫文丹姆的小镇。镇子里有座古堡，它的大门上了锁，百叶窗紧紧地闭着，花园也已经荒废。这一切，使我对它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促使我对它作了一番调查。人们告诉我，这个城堡属于德·梅里特伯爵夫妇。伯爵是个傲慢固执、脾气凶恶的人，而他的夫人则不但温文尔雅、虔诚热情，而且面貌姣美。许多年来，一直到这个城堡有一天突然变成了一座空城为止，从外表上看，他们夫妇都相处得和谐而平静。古堡空了之后，文丹姆的居民便再也没有看到他们。后来，德·梅里特先生死在巴黎，他的妻子则像一个白发的幽灵，居住在很远很远的一块领地上。

有一天，我发现我下榻的那家旅店的女仆罗萨利曾经做过伯爵夫人的侍女，便想了很多办法去说服她，求她让我对这个古堡有更多的了解。最后，她终于同意了，向我揭开了这个古堡的秘密。

那是一个很平静的家庭。先生有点儿刚愎自用，对人苛刻，但夫人却极温柔，对丈夫百依百顺。甚至在那年夏天，当夫人偶染小恙，而先生为了不受打扰一个人搬到了楼上的卧室，她也毫无怨言。也许，对她来说，



能独处一室倒是一种解脱吧。她那间宽敞的卧室在古堡的底层，下面是缓缓流过的小河，对面是一座美丽的花园。卧室的一端有个壁炉，另一端立着一个大衣橱，里面挂着夫人的各色衣服。

夫人生病期间，伯爵便在俱乐部玩纸牌或者谈论政治，以此度过每一个夜晚。那时候，文丹姆镇来了很多西班牙人——被拿破仑皇上假释的战俘。罗萨利特别注意到一个英俊的西班牙贵族青年，他离群索居，从不与人交往。每天傍晚，他都要作一次长时间的散步，有个马夫甚至还看到夜已很深了他还在古堡附近的小河里游泳。

伯爵晚上从小镇回家，每次都是径直走向自己的卧室。可是，秋天的一个深夜，他从俱乐部回来后，却把提灯放在楼梯脚下，沿着那条拱形的石子小径，朝他妻子的房间走去。当他来到卧房门外时，好像听到了妻子的衣橱门很快被关上的响声。可当他走进房门时，她却正站在壁炉前。

“您回来迟了。”夫人平静地说。正在这时，罗萨利从前厅走了进来，刚才关衣橱门的当然不会是她了。罗萨利在先生的脸上看到了先是怀疑，而后是愤怒的表情，她赶快从房里退了出来。这时，她听到了先生冷若冰霜的声音：

“夫人，有一个人在衣橱里。”

他的妻子十分肯定地回答：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他朝衣橱走去，可是夫人把他叫住了。

“假若你在那里找不到什么人，那么，我们之间的一切就该从此完结了。”她告诉他。

他不怀好意地看着她说：

“好的，我先不打开它。听着，您灵魂的救世主，对您来说该是够重要的了。您发誓那里面没有人，我就答应您这扇门可以让它关着。”

他摘下了她的十字架，那种不常见的西班牙式的紫檀木带银丝链的十字架。夫人颤抖着把手放在十字架上，轻声地说：“我发誓。”

“去叫你的女仆来吧。”他命令她。

罗萨利进来了，他对她说：

“去把泥水匠戈雷伏罗特叫来，让他带上泥刀，还有修马厩剩下的砖头和灰浆。”

吓坏了的罗萨利匆匆去执行他的命令。当她把那疑惑不解的泥水匠带



进来以后，伯爵马上命令他说：

“立即在衣橱门前砌上一道墙。这件事做好之后，只要你不多嘴，你永远不必担心缺钱花。罗萨利也是一样。”

他监视着泥水匠的工作。过了一会儿，夫人叫罗萨利去取一条披巾，她的冰冷的手抓住了侍女的手指。

“告诉戈雷伏罗特，不管怎样要留下一个口不要砌。”她低声地说，然后又大声地补充了一句，“去多拿些蜡烛来，让泥水匠看得清楚些。”

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泥刀嚓嚓的响声。墙慢慢地变高了。当砌到快平橱顶的时候，戈雷伏罗特趁主人把脊背对着他的时机，用泥刀把衣橱顶上的玻璃击碎了。一双充满恐惧的深灰色大眼睛露了出来，随着伯爵倏地转过身子，它们马上又消失了。

破晓时分，墙砌好了。伯爵叫来他的侍从。

“我妻子病了。”他说，“我不能离开她，你把三餐饭都送到这里来。”

伯爵寸步不离地在妻子房里待了二十天。在头几天内，衣橱里一度传出过微弱的气息声。这时，处在半昏迷状态的夫人哭了起来。但是，伯爵却阻止她说出她本当要说的话：

“您宣过誓说那里面没有人。这，就已经够了。”

之后，卧室里除了夫人悄悄的哭泣声，就再也听不到别的任何声音了。



在柏林

[美国] 奥莱尔

一列火车缓慢地驶出柏林，车厢里净是妇女和孩子，几乎看不到一个健壮的男子。在一节车厢里，坐着一位头发灰白的战时后备役老兵，坐在他身旁的是个身体虚弱而多病的老妇人。显然她在独自沉思，旅客们听到她在数着“一、二、三”，声音盖过了车轮的咔嚓咔嚓声。停顿了一会儿，她又不时重复起来。两个小姑娘看到这种奇特的举动，指手画脚，不假思



索地嗤笑起来。一个老头狠狠地扫了她们一眼，随即车厢里平静了。

“一、二、三。”这个神志不清的老妇人又重复数着。两个小姑娘再次傻笑起来。这时，那位灰白头发的战时后备役老兵挺了挺身板，开口了。

“小姐，”他说，“当我告诉你们这位可怜的夫人就是我的妻子时，你们大概不会再笑了。我们刚刚失去了三个儿子，他们是在战争中死去的。现在轮到我自己上前线了。在我走之前，我总得把他们的母亲送往疯人院啊。”

车厢里一片寂静，静得可怕。



夜归人

[美国] 爱伦·坡

年轻的妇人静静地站在窗台前面，她像是盼望着什么似的，倾听着屋外的动静。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。窗外在下着大雪，这是今年冬季的第一场喜雪，大雪覆盖了窗外那荒寂的大草原。妇人隔着窗户痴痴地向外望去，但她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单身孤影投在那铮亮的窗玻璃上。

此时，她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孤寂和害怕。她丈夫常常出门远走，一去就是好几天，只留下她一个人守在家里。但是，这次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，现在她已确知自己怀孕了。她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件喜事告诉丈夫。

他已经对工作产生厌烦的情绪了，如果知道她已有了身孕，一定不会再出远门的。然而她却不愿意让他为自己而焦灼。她回想起几个小时前的一个插曲：他告诉她关于那一包钱的时候，正是站在这个窗台前，双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膀上。做丈夫的是一位边区的税务员，把一大包税款拿回了家，放到一个饼干箱里，藏到厨房的地板底下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唉，倒大霉了！小两口自己的那一点存款，存在老远的一家农村银行里了，现在银行就要倒闭了，他只好赶快去取回他们的钱。然而他却不敢随身带着公款跑这么远，所以把它藏在家里了。



“你得答应我，我不在家你千万别离开屋子。”他说，“不许让任何人进房子，无论说什么都不能让人进来。”

“好的，我答应。”她说。

现在，他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。天色已昏沉下来，夜幕降临了。大雪和黑暗笼罩着孤寂的木屋。她听到了声音。这不是风声，风吹门窗的声音虽然像有人想偷偷地进来，可是她能分辨得出，她听到的是一阵敲门声。声音很低，但很急促。妇人把脸紧贴着窗户边，只见有一个人靠在前门。

她连忙走开，从壁炉边取下了丈夫的手枪。真倒霉，这是一支没有用的手枪，好的那一支和火药筒都让丈夫给带走了。她只好拿着空枪，快步走到紧紧地锁着的大门边。

“是谁在外边？”她喝道。

“我是伤兵，迷了路，走不动了。请您做件好事，让我进来。”

“我丈夫吩咐我，他不在家，谁也不让进来。”年轻的妇人实实在在地告诉他。

“那么，我就只好死在你们家门口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恳求说：“你打开门看看我，就知道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

“我丈夫是不会饶恕我的……”她哭诉着，开门让他进来了。这伤兵的确已筋疲力尽，似乎就要垮了。他高个子，步履踉跄，苍白粗糙的脸，手臂上包扎着绷带，浑身是雪花。妇人让他到火炉边，坐在她丈夫的椅子上，替他洗伤口、换绷带，又把准备自己吃的晚餐给他吃。等他吃完，她已经在后房里用地毯为他铺了一张床。他往床上一倒，似乎马上就睡着了。

真睡着了还是假的？是在骗她，等她去睡觉吗？妇人在自己卧室里走来走去，心里忐忑不安，像是要出什么乱子。深夜里，万籁俱寂，只有炉火噼噼啪啪地低声作响。忽然，有一阵非常低的声音，很轻，显然是有人在干什么，鬼鬼祟祟的，比老鼠偷啃东西的声音还要轻。这到底是哪儿来的声音呢？难道是隔壁房里的那个男人？想到这，她拿起灯，轻轻地走到狭窄的通道，站着静听。伤兵的呼吸声不会那样响，准是故意装的。她把门推开，走进后房，俯身去看那伤兵，只见他睡得很甜。她走出房间，立刻又听到了那个声音。这次她知道了：有人在撬前门的锁。妇人立刻从工具箱里拿出丈夫的一把折叠式洋刀，然后轻轻摸到那伤兵床边，推醒他。他哼了一声，睁开了眼睛。



“你快听!”她低声地说,“有人要偷偷进屋里来,你来帮我一下!”

“谁要偷进来啊?”他困倦不堪地说,“这儿又没有什么东西可偷。”

“有的,有很多钱,藏在厨房的地板底下。”这件事怎么可以告诉他呢?她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。

“那么,你拿着我的手枪,我右手伤了,拿不了枪,你把刀给我。”他说。

妇人迟疑了片刻,这时,又听到前门被撬的声音。她立刻把刀递给伤兵,自己拿起了他的手枪。

“你来对付头一个进来的人。”他说,“靠近门边站着,门一开就开枪。枪里有六发子弹,一定要打到他倒下来动不了为止。我拿着刀,在你后边,对付第二个进来的人。我们一站好位置就把灯吹灭。”

顿时,屋子里一片漆黑。撬锁的声音停止了,传来了扳扭东西的声音,门锁被打掉了,门开了,溜进了一个人来。刹那间,白雪衬托着那人的身影,她看清楚了,立刻一枪打去。那人倒下了,但马上又踉踉跄跄地站起来。妇人再开了一枪,他这才慢慢地倒下,脸碰着墙脚,再也不能动弹了。

伤兵俯着身子,咒骂了一声,然后叫道:“原来只有一个人!好枪法啊,太太!”接着,他把尸体翻过身来仰天躺着,这才看到这强盗还蒙着一个面罩。伤兵把面罩揭开,妇人凑近去看。

“认识这个人吗?”伤兵问。

“从没见过!”她说。这时的妇人比任何时候都有勇气,盯着死者的脸,看着这个回来抢劫自己的人——她的丈夫!



镇上最漂亮的女孩

[美国] 泰勒·温斯路

瑞拉·玛莉从十三岁起就为她的长相感到难过。那时,一方面,她长得比其他的女孩子都高,为此她感到很难为情;另一方面,她觉得自己太



瘦了。

到二十岁时，她确信她的长相实在有点太难看了。其他所有的女孩子看上去都小巧玲珑、动人可爱，可瑞拉的衣服总是皱巴巴地穿在身上。

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喜欢瑞拉，她是个好女孩——如果忘掉她的长相的话，她的头发也不对劲，总是一串一串的，但她有一张快乐的脸。

尽管如此，瑞拉有了一个男朋友——帕特·鲁迪，他的父母开着一间杂货店。帕特并不是什么引人注目的人物，但凭瑞拉的长相，这已经挺不错了——人们都这样认为。

瑞拉对帕特很感激，因为帕特待她很好，她当然也很关心帕特。她觉得和帕特在一起很有趣。瑞拉应该很满足了，要不是她又喜欢上了山姆·特纳德的话——山姆是镇上令人关注的人物。他父亲是位银行家，非常富有，母亲是镇上社交活动的组织人。另外，山姆高大而又英俊。

帕特开始和父亲一起经营杂货店，山姆则进了银行。这是小镇上男孩子们的选择。

瑞拉什么也没干——她的父亲有足够的钱养活她。她总和帕特一起去约会，远远地羡慕地看着山姆。镇上的人觉得瑞拉会嫁给帕特，而帕特会接手他父亲的杂货店。

如果不是莱斯利·杜兰特先生的出现，这一切都会发生的。莱斯利·杜兰特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杂志插图画家，他到镇上来看他的姨妈。当然，他参加了各种聚会。他是一个社交明星，在镇上只待了几天，但却长得足够发生什么事了。

他看到了瑞拉·玛莉。瑞拉站在门边看着山姆，并不知道她所想的在她的脸上都显露了出来。没有人注意到这点，除了杜兰特。他看到瑞拉穿着件不合身的衣服，头发不平整；山姆却衣装得体，充满自信。接着，帕特带着瑞拉去跳舞了。

第二天，杜兰特作出一项惊人的宣布。他告诉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，瑞拉·玛莉是目前镇上最漂亮的女孩，是他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。

当杜兰特自己告诉她这句话时，她一时不知所措，好不容易说出“谢谢”两个字来。随后，她羞答答地找到杜兰特。“我希望您能告诉我，怎样才能使我变得好看点？”她不好意思地问道。

杜兰特和瑞拉的母亲对瑞拉进行了一番打扮。杜兰特帮她重新梳理了